

仕途遇挫被贬黄州 苏轼变成了“苏东坡”

黄州成就了他名气最大的“二赋一词”，也让他慢慢走出“乌台诗案”阴霾

东坡文化季

首次被贬之地
湖北黄州

2月10日，农历正月二十。湖北黄冈遗爱湖公园，春寒料峭。细雨中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沿着苏轼的足迹，来到他首次遭贬谪之地——黄州。

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农历二月初一，因“乌台诗案”遭到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的苏轼，在两个公差押解下到了黄州。彼时的黄州被称为荒蛮之地，地偏人稀。

从名满天下的士大夫，到“不得签书公事”的团练副使，从仕宦到囚徒，从繁华京师到偏僻小城，巨大的落差，让初到黄州的苏轼以自嘲的口气写下“自笑平生为口忙，老来事业转荒唐”。内心虽然痛苦万分，但作为天生的乐观派，苏轼很快被黄州这座小城的自然之美吸引，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。

黄州不仅有水，有山，有鱼，有竹，还有朋友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杨帆 梁家旗
湖北黄冈摄影报道



湖北黄冈苏东坡纪念馆



定惠院是苏轼初到黄州时寄居的地方。

“河东狮吼”的典故 出自朋友间的打趣诗文

首次遭贬，一路风尘仆仆的苏轼身心俱疲，本以为自己是戴罪之身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却没想到行至麻城岐亭北二十五里，他遇见了第一个好友——同乡陈慥（字季常）。对方骑着白马张着青盖热情相迎，并邀请苏轼到其隐居之所做客，一连招待五天。

陈季常“北迎二十五里”的隆重礼遇，让刚刚死里逃生的苏轼感受到了来自异乡的第一份温暖。之后四年，两人常常见面，“凡余在黄四年，三往见季常，而季常七来见余”。每次相见，他们都会在对方家里住上十天半月，“盖相从百余日也”。他们一起谈论佛法，吟诗作赋，寄情山水，抚琴高歌。后来苏轼遇赦离开黄州，陈季常将老友一直从湖北黄州送到江西九江。

据统计，苏轼写给陈季常的诗、词、文约20篇，其中传记《方山子传》脍炙人口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。2020年“千古风流人物——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”上展出的《新岁展庆帖》《人来得书帖》合卷，就是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信札原件，他们的友谊至今可证。

这份友情还衍生出了“河东狮吼”的典故。苏轼在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》写道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诗中的“龙丘居士”指陈季常，“河东”借用杜甫“河东女儿身姓柳”的诗句暗指陈妻柳氏，“狮子吼”比喻威严。原本是朋友间的打趣，并

没有任何讽刺之意，奈何苏轼名气太大，后世相沿成说，“河东狮吼”成了“悍妇”的代称，“季常癖”也成了“惧内”的代称。

从苏轼到苏东坡 源起好朋友的倾力相助

元丰三年之前，苏轼是才华横溢的诗人、名声显赫的政治家；元丰三年之后，他是荒蛮地区的流放者，是寄居定惠院里的“幽人”，“寂寞沙洲冷”。等到家眷抵黄，苏轼在黄州太守徐君猷和武昌太守朱寿昌的帮助、疏通下，得以迁进临皋亭——一座江边的驿亭。

临皋亭虽比定惠院大一些，但一家老小都要吃饭。被贬为“黄州团练副使”的苏轼，只是空头官衔，实际上还在受监管，基本没有什么俸禄。为了节流，全家每日生活费不能超过150文钱——月初拿出4500文钱，分成30串吊在屋梁上，每天早晨取下一串作为日常开销。不够就饿肚子，有结余就放进竹筒攒起来招待客人。

看到苏轼“日以困匮”，好友马正卿（字梦得）十分难受，于是向黄州官员申请一些土地，让苏家自己耕种，贴补家用。

这块位于黄州城东的数十亩故营地，就是后来的东坡。在这块瓦砾满地、荆棘丛生的坡地上，“平生未尝作活计”的苏轼带着家人垦荒辟壤，耕田犁地。如今“东坡”旧迹难寻，四周早已楼房林立。

虽“日炙风吹面如墨”，但在躬耕开荒的过程中，苏轼的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“雨洗东坡月色清，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荦确坡头路，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月夜拄杖漫步，在高低不平的山石之间，苏轼那颗因贬谪而惶恐不安的心慢慢沉静下来。

除了为苏轼申请下一片躬耕之地，马正卿还出钱出力，帮助苏轼修筑起居室，让他和家人有了安身之所。“有屋五间，果菜十数畦，桑百余本，身耕妻蚕，聊以卒岁也。”苏轼为自己的居所取名“雪堂”，并在门楣上书写了“东坡雪堂”四个大字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

此后，“苏轼”成了“苏东坡”，名冠天下。

与好友同游赤壁 作“二赋一词”名扬千古

苏轼名气最大、声誉最高的“二赋一词”，源于他与朋友同游赤壁。

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五月，善作蜜酒的西蜀道士杨世昌，专程到黄州看望苏轼，并教他用蜂蜜和粮食酿蜜酒。七月十六日，两人提着蜜酒和菜肴泛舟赤壁。夜晚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苏轼举酒属客，扣舷而

歌，杨世昌以洞箫相和。箫声幽咽，蜜酒醉人，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”的苏轼挥毫写下《赤壁赋》，回家后又趁着酒意写下千古名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时隔三月（十月十五日），苏轼再次在杨世昌的陪同下游赤壁，作《后赤壁赋》。“二赋一词”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，也是中国文学的辉煌之作。

黄冈东坡赤壁管理处副主任李林介绍，除了杨世昌，还有位四川故友到黄州看望过苏轼。“这个人叫巢谷，也叫巢元修。他知道苏轼喜欢吃家乡的野豌豆，就给他带了一包菜籽过来。”到了秋天，趁着小雨，苏轼将菜籽种下，命名为“元修菜”，也叫“巢菜”，并作诗“彼美君家菜，铺田绿茸茸。豆荚圆且小，槐芽细而丰。种之秋雨余，擢秀繁霜中。欲花而未萼，一一如青虫”，以纪念知己好友千里相赠美味之情。“巢谷还为苏轼留下了自己视为至宝的秘方药方‘圣散子方’。当时黄州正遇上瘟疫，苏轼用这个药方救了不少人。”李林说。

天性乐观随和 很快与黄州上下打成一片

除了故友知己，天性乐观、随和的苏轼在黄州也结交了不少新朋友。“一开始，苏轼谁也不认识，举目无亲，自己在定惠院待着，‘幽人无事不出门’。当时他创作的几首诗都表达了自己的迷茫与感慨。”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、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方星移说，“但苏轼天性豁达，很快就跟当地人打成了一片。”

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”上至太守下至农夫都愿意和苏轼接近，且相处和谐，苏轼算得上是古代的“社牛”。方星移举例：“苏轼在黄州写的诗里，有三首都写在正月二十日，写他这一天跟黄州的几个朋友一起去女王城（也叫禹王城）游玩。”这三首诗分别是《往岐亭，郡人潘、古、郭三人，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》《与潘、郭二生出郊寻春，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，乃和前韵》《复出门，仍用前韵》。

方星移认为，苏轼能连续三年在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地点、同样的景致下，运用同样的诗韵写出绝妙好诗，“一方面是因为黄州人用情感给了他温暖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他有意识地要去开解自己，或者说他需要让自己从‘乌台诗案’的阴影里走出来。比如在游山玩水之外，他会到安国寺沐浴，‘岂惟忘净秽，兼以洗荣辱’；他还会到道观里修行，从冬至开始‘斋居四十九日’，养练自己的精神。”

为什么在“穷旧交绝”的困顿之际，苏轼依然能与黄州的官府官员、隐士平民、渔民商贩、道士僧人等谈古论今、侃桑说麻？方星移列出了几点原因：一是黄州前后两任太守都能接纳苏轼这位被贬谪的文学家，他们都是朝廷的士大夫官员，对文士比较礼遇；二是朝廷并没有下严令，说一定要把他软禁在黄州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后面到了惠州和儋州朝廷就这样要求了。最重要的一点是黄州有很多苏轼的粉丝。方星移直言：“当时黄州比较荒僻，苏东坡又是文化大家的典范，能结交到这样一位士大夫是很荣幸的。”李林也认为，“苏轼可以说是‘国民级偶像’，他来到黄州应该说引起了轰动。”

在黄州，苏轼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，但故友新朋的接近、陪伴、安慰、帮助，让苏轼慢慢走出了“乌台诗案”的阴霾，从失意到坦然，从颓丧到旷达，一步一步成为我们熟悉的“东坡居士”。

